

京塵雜錄

清蕊珠舊史著

下

進步書局校印

東

春

風

雨

後

日

晴

好

京塵雜錄卷三

清 藥珠舊史著

丁年玉筍志

桐仙以丁酉首夏為花君乞立傳。一時諸郎咸願得廁名看花記中。爭請余顧曲。乞品隲色藝。冀得一言為重招邀者。武相接也。於是傳寫看花記者。幾有洛陽紙貴之歎。余笑曰。陳壽乞米。許報佳傳。此事乃容請託。不幾如魏伯起穢史乎。秋六夕。修秋楔尺五莊。略與同人商榷體製。秋試期近。未幾難作。遂爾闕筆。重九前一日。余就逮。既下吏。從詔獄中謁椒山先生祠。摩挲手植榆樹。因用顧梁汾寄吳漢槎寧古塔賀新郎韻填詞二調。寒冬短晷。擁爐謀醉。醉則歌鳴鳴。乃命筆為看花後記。於是時提牢主事桂林胡小初元博隨園外孫也。簡齋先生與先光祿為戊巳同年生。故以年家子見。相得甚歡。戊戌元夕。以詠萍高陽臺慢詞索和。且以錄別為依韻譜之。曰。夢漸隨雲。春都成水。颼零別換心情。如此浮名。可知悔煞尋春。楊花誰說情根薄。儘纏絲未放愁醒。肯貪看五萬春華。誤了浮生。衍波箋寫迴波曲。只約憑風片。護倩雲根。似葉青衫。笛中怕聽霖鈴。遙憐花韻樓前。柳漾春波。竹水三分。忒匆匆。秋影依依。又

換蘆汀百花生日。荷戈就道道中無事。篝燈對酒復取草檄增刪移改命之曰丁年玉蜀志凡得傳十二篇其中如金麟小秀蘭則先已有傳前略今詳。呂子明所謂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待吾知之不蚤所以旌吾過也。翠香福齡愛齡則直取本傳移入。蓋其年輩皆與後記中人相等。從其類也。人才不擇地而生。歲時代謝。光景常新。跼鄂相銜。華實並茂。吾曩恨不及見。乾隆嘉慶間人。今所見後來諸郎。婉兮孌兮。總角卅者。未幾突而弁。將來子子孫孫。繼繼承承。勿替引之。和凝范質衣鉢相傳。吾知其方興而未艾也。謝太傅有言。佳子弟正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昔謂此中人不過五年為一世。吾居京師裁七八年。已及見其三世矣。因潤色錄之都為一卷。道光二十有二年太歲壬寅春三月三日辰谿成卒。嘉應楊懋建掌生自叙於繭雲精舍之仰屋。

戊戌夏到巴陵住八十日。與徐三樞青定交。臨別為我畫繭雲精舍圖。且為之記。洋洋灑灑數百言。相屬望意良厚。余亦書畫中隙地曰。此掌生夢境也。蠶吐絲作繭。龍噓氣成雲。所憑依乃所自為也。其纏繭亦其自取也。荷戈南戍。先寫此圖。留待他年築室以實之。秋九月既到戍所。自署大門曰。聖代即今多雨露。謫居猶得。

住蓬萊。又一聯曰。仰屋著書。我用我法。杜門却掃。吾愛吾廬。既而交劉大曉亭家
光辰谿佳士也。見穉青畫。將為我更作。久未命筆。已亥冬夜。酒醒興到。起援筆疾
成之。為四時圖。凡四。亦為之記。洋洋灑灑數百言。相屬望意良厚。如穉青也不佞
生平良朋密友。愛我者既多。且摯。每念知己。能不酸辛。因書玉筍志附志於此。庶
知阿掌為天下有情人也。

秀芸

或作鈞

殷姓字竹君。小名金寶。蘇州人。從桐仙兄冬友入都。居光裕堂學崑山調

小生曲廿餘齣。丁酉三月始登臺。人未之奇也。面目性情大似小霞。俊爽超脫。余一
見許為雋品。是日演紅樓夢櫛翠庵折梅為寶玉。固未足盡其所長。是時桐仙方張
燈開譙。乞為花君補傳。附入看花記中。羣弟子咸侍尊壺面鼻。各奏爾能。桐仙又與
小桐合作黃荃徐熙派蘭竹盆石小幅。訓余曰。此鄭榮潤筆金錢花也。諸郎環立如
玉筍。觀者乃真朗朗如玉山上行。目不給賞。心為之醉。謝康樂所言良辰美景賞心
樂事。竟可兼而有之。後來之秀。輒私相計曰。經平子未幾。如許子將兄弟在汝南商
度月旦評時。人物之延頸跂足待品題者。心悻悻也。余獨心許秀芸為入目第一人。數
數為小霞言之。頗不以吾言為河漢。秋八月小霞既移居石頭胡同內之羊毛胡同。

秀芸乃定歸詠霓堂。余力贊之。且為屏當部署。一切事乃得就。以重九前二日入門。稱弟子。是時余以順天科場事被逮。秋曹平牒攝對簿。停案以待。持以此事勾留。二日既歲事。乃自詣吏。亦可謂癡如王濟者矣。近日崑腔歌喉。盛推綺人。聽香二人。綺人聲大。然枯而不潤。聽香聲高。然激而不和。以之起衰振靡。則可。至於聲音之道。則慨乎其未之有聞也。竹君發聲。適亮爽脆。而又圓潤清和。累累如貫珠。所謂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惟斯人足以當之。雖前輩中冠卿鸞仙。不能過也。此中人有場上場下之別。往往聲容兼擅。而酬應非所嫻習。雖金麟猶不能免。紀渚木雞之誚。夫高文典冊。用相如。馳書羽檄。用枚臯。陸士衡所謂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每念與人不求備之言。輒不禁今日捉將官裏去之歎。二難具四美備者。能有幾人。若竹君者。庶幾兼之矣。戊戌百花生日。余荷戈南戍。竹君隨小霞設餞。夢俠情禪室。別後每寄聲殷殷。訊平安。顧近日得小霞書。述竹君近狀。乃幾有陽春白雪曲。高和寡之憾。豈知希我貴耶。馮唐有言。先帝好文而臣好武。陛下好少而臣又老。李廣第一數奇。不侯俯仰。身世能不慨然。然詠霓堂已入四喜部。從此四喜部當增聲價矣。跂予望之。

春臺部寓

秀芸在羣芳中。異品也。初命之曰綠牡丹。繼思明崇禎朝有作綠牡丹傳奇以刺復社中人者。嫌其非佳名。乃更命之曰綠萼梅。當日上界仙人萼綠華降羊權家。留贈白玉條脫而去。天仙化人。遊戲神通。目無下塵。故應爾爾。秀芸在光裕堂。不得於桐仙之妻。乃出之。桐仙意固未忍遽舍也。初歸詠霓堂。余實為盟主。甫入門。小霞笑謂余君於此子猶子也。曩君頗眷雨。初今名秀芸。為秀芸字之。曰晴初可乎。在坐者咸相視而笑。秀芸或作秀筠。字竹君。從其朔也。然桐仙門下花君諸郎名輩行皆以小相為主。字並从艸。呼龍耕烟種瑤草。如此妙卉。夫豈易得。余乃定書作秀芸。秀芸事事肖小霞。而歌喉高過其師遠甚。荀卿有言。青出於藍。冰寒於水。正所謂當讓此子出一頭地。不止沆瀣一氣而已。毛初晴作教歌頭羅三行序曰。羅三非歌人。乞毛生為作歌。庶人知羅三苦沈淪也。故其詩援元白例。按度剗節為疏記。後有作者猶可尋繹。此天下第一有心人也。唐太宗文皇帝為元奘法師製聖教序曰。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善哉。可為妙於形容。然余所品題秀芸。聞吾言者。固疑信半焉。此中人語。固云不足為外人道也。

翠香陸姓字玉仙吳兒之極媚者也。隋煬帝目司花女袁寶兒曰：「憨態可掬，是兒彷彿遇之。」如春烟籠芍藥，秋水浸芙蓉，未是絕艷，要足令人心醉。目有曼光，雙瞳翦水，執版當席，顧盼撩人。演占花魁，醉歸獨占雷峰塔，水關斷橋及盪湖船小曲，無不以憨入妙。許太常留谿師嘗言：「若輩中人，往往十指如懸槌，一握為笑，令人索然意盡。惟翠香面目如曼陀羅，指掌如兜羅絲，玉筍班中可稱第一手。吾師雅人深致，有此絕妙品題，每念斯言，輒令人不忘相逢把臂時風趣。古樂府所謂欄干十二曲，垂手人如玉，又想見王夷甫執玉柄麈尾與手同色，傾倒時流也。若置之梨香院女樂中，當時芳官品格在羣芳中，當命之曰胡蝶花，即鳳仙也。本草綱目謂之急性子，子熟時有觸即握拳露爪，此兒性格似之。余嘗榜其居室曰翠海香天，楹聯曰：翠裏竹邊憐小玉，香詞茶後譜中仙。榜額余自書，楹帖則蔣叔起所書也。當傳經堂多寶病革時，玉仙代為演金雀記喬醋，與小霞為耦，憨中流慧尤覺可兒，惜無幾時，即以才寶易之。此調不復彈矣。西遊記女兒國王嬌癡之態，尤為擅場。日新堂昔演此劇者曰全齡，所謂銅絲扭就國王頭者是也。一二年間，為其師賺四五萬金。在春臺十子中曰黃帶子，玉仙近日有少爺之號，亦謂其任性自恣也。殷采芝門下，慣育趾高氣揚。

之人真不可解。又有寶齡已久不蹈歌場。亦不甚見客。侍采芝起居飲食。入夜則一燈相對。喁喁申旦。聞當年色藝亦是可觀。今則反舌無聲矣。日升堂三元之弟曰三福。為女兒國相。意趣未能流動。而進止徘徊。眄睐自憐。亦後輩中可造就者。寶齡俱寓朱家胡同日新堂。三福寓東皮條營日新堂。春臺部翠香全

金麟字綺人。春臺部胡小雲弟子也。小雲為桐仙之師。金麟既出名門。意態皆能不失大家風範。綽約穠郁。自然可親。擬之南州香草。當在夜合含笑之間。又如黃梅花。雖未是清品。要其風味正自醲厚。丙申暮春。在燕喜堂肩隨桐仙執壺。於時光裕堂中。翠霞秀蓮皆捧觴隨行。以次進酒。綺人乃如鶴立雞羣。置之諸郎中。固應翹然獨秀。余初撰看花記。在丙申夏五。叙金麟者止如此。越一歲則金麟已聲名洋溢。走馬帝城者。幾不欲作第二人位置矣。南海顏佩秋以書抵余曰。金麟歌喉獨出冠時。作者何以記不及此。得無遺憾耶。余笑而謝。既而見其演絮閣。賜珠二齣。乃信名下固無虛士。近日雛鶯乳燕。呢喃學語。細聲窈窕。裁如游絲。氣息僅屬。幾似龍賓十二。回翔應對時。三絃不敢促柱。淒淒咽咽。惟聞笛笙聲。雖有師曠之聰。不能辨其五音六律。周郎顧曲。但喚奈何而已。綺人出為師子吼。證聲聞果高視濶步。踔厲發揚其意。

氣固已足以陵鏖一世及其發聲遂乃如項王喑嗚叱咤千人皆廢真可充滿天地
俯視餘子聲嗚嗚如泣如訴如怨如慕乃與蜩抱枝蟹伏砌不可同年而語矣同日
又得觀其師小雲演費宮人刺虎作家舉止固自不凡是日適遇各莊分包故茶樓
雜劇春泉堂師徒獨占三齣幾與堂會指名奏伎者同

春臺部寓虎坊橋口內
五道頭前春泉堂胡

小天喜字聽香扈姓春福堂連喜胞弟四喜部後來之秀也近日崑腔歌喉推金麟
第一聽香出遽掩其上如洛鐘之應銅山蒲牢夜半鳴足以發聲振聵又如秋城畫
角淒徹心脾令人聞之有落日照大旗之想蓋聽香之為人得秋氣多故其發之於
聲亦為秋聲其神情極似冠卿幼年時特風姿微不及耳舉動吐屬直截了當又似
小蟾而雅馴過之才藝亦居其上昔章邱李中麓先生歸田後園林池榭極一時聲
伎之盛大治幸舍館客客有能以鶯管為笛者吹之清脆激越有過雲裂石之音當
日即事詩所謂鶯管吹笙明月夜者是也後數十年猶有能傳其法者假使聽香臨
歌筵得如李暮者其人掌鶯管笛和之一片清商夷則如夜靜龍吟天空海濶以視
韓娥三日繞梁之音當何如耶天下名山黃山之外惟雁蕩為石山戴土地僻境幽
雖有土氣亦不甚厚故不竹不筍但覺清剛之氣滿人懷抱若聽香者學山而至於

山則雁蕩矣。在羣芳中則玉蘭品格為近。迎春獻歲。凌寒先放。四喜部如名園就荒。庶草繁蕪。得此一枝翹然獨秀。從此好春消息來矣。眉仙在部中。魏如魯靈光殿。如韓陵一片石。如江左夷吾。雍容坐鎮。而寥天一鶴。殊有獨立蒼茫之歎。得聽香為之後勁。乃信曲高者和非寡矣。丁酉入春來。四喜部登場。座上客往往與春臺相埒。每日不下七八百人。視前一二年。蓋已倍之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善哉司馬季主之論卜也。四喜部屯極而亨。或者可復返嘉慶間舊觀。則聽香其先聲乎。四喜部寓朱家胡同雲福

甘堂

福齡字春波。郁大慶猶子也。自春山出居玉照堂後。文盛堂門前冷落車馬稀矣。既得春波。門風復振。格局秀整。神采煥發。桃花噴面。光艷照人。尤不可及者。長眉入鬢。時露異彩。如春雨初霽。遠山新沐。濃翠欲滴。昔隋殿脚女三十人。惟吳絳仙善畫長眉。打漿踏歌者。羣相仿倣。有司日給螺子黛五斛。絳仙獨得波斯真品。煬帝目之曰秀色可餐。坐對春波。髣髴想其眉。曹子建感甄賦曰。修眉連娟。西廂記北曲驚艷曰。宮樣眉兒。新月偃。侵入鬢雲邊。若春波者。固天之生是。使獨非京兆尹所能點染。更無事乞靈於頰上添毫手也。龔小玉嘗謂春波之眉。鸞仙之目。使合為一人。當其

秋波一轉能令天下鐵石肝腸人一齊心蕩善哉可為知言史邦卿瞿宗吉輩填沁

園春詞連篇累牘固猶未免在溫柔鄉中為門外漢也

顧梁汾登雨花臺詞如此江山剛換得才子幾篇詞賦可

為片言居要

春波之為人溫克沈默不苟言笑其意穆然以深不屑屑求人憐亦未嘗高

自位置自命不作第二流而人亦自不能竟度外置之鍾夫人自是閨房之秀斯之

謂矣三慶部近日玉筍環生望之如瑶林瓊樹要當以春波為翹楚性情極似藕香

榭中惜春碧玉初年身量未足亦正如此或言春波似藕官亦近之在羣芳中當是

素馨花皚皚如雪皎皎如冰又復清而能腴潔而能雋豈凡卉中所能有其色香味

同人嘗集福興居之醉鄉深處坐中有秋芙絕纓錯罵語笑喧飀秋芙自命酒人欲

矜大户動以陳元龍湖海間豪氣壓人淋漓酣嬉顛倒如項王鉅鹿之敵章邯諸侯

皆從壁上觀如光武昆陽之破尋邑雷雨大作屋瓦皆飛意氣之盛幾幾乎有不可

一世之概一鼓作氣狂態盡露莫可禁遏不逾時玉山自倒非人推矣春波微笑不

言而杯到不停三國志注稱酈原飲至一石容色逾莊黃叔度汪汪如千頃波澄之

不清清之不濁古人所難今復見之可謂善易者不言易矣雨初飲亦甚豪以出冠

卿門下憺酒世家傾翻北斗吸盡西江有此雄慨然酒酣唱月使倒行以當春波固

猶是中軀耳。冠卿每歎曰。當讓此子出一頭地。

三慶部寓大外廊營文獻堂解

愛齡字小香。亦後來之秀也。演邯鄲夢為打番兒罕。緋纓繡袍。結束為急裝。舞雙槍如梨花因風而起。觀者光搖銀海。萬目萬口。嘖嘖稱歎。公孫大娘舞劍器。渾脫瀏漓頓挫。有此妙手。三慶部如意。打桃園掣大刀。旋轉如風。擅一時技擊名。不足敵小香也。吾在保定。嘗見三臺部雙祿賣藝。拳棒刀槍。色色俱妙。最後舞流星。風馳電掣。乃如五色舍利。大放光明。普照世界。歎為絕伎。小香不及雙祿之兼擅。雙祿亦遜小香之專精也。使二人見面。各出所長。正當爽然自失耳。小香偶亦裏頭作天魔舞。歌喉頗嘹亮。然究非所長。雖習武小生。而對人宛轉如意。無介冑容。亦無脂粉態。大抵柔媚是吳兒本色。小香則別饒清致。秀外慧中。茶筵酒座。薌澤微聞。其風味如佛手柑。清夜靜對妙香。可以忘言。紗廚窄地。桃笙膩滑。執瓠瓠。品梅花雪水。但覺清氣襲人。不知身在瑤臺第幾層矣。古傳可人。又曰可兒。小香有焉。瀟湘館中紫鵲也。聞小蟾言。曾有傖父以多金啗小香。屢逼之。小香如墨翟守宋。不窮於應。最後且恚且脅。不勝其黷。痛哭而罷。後來之秀。守身如玉。豈尋常疊被鋪床者。所敢望其肩背哉。

愛齡

在三慶部寓韓家潭敬義堂移居香雪堂如意在三慶部雙祿在保定三臺部

常州陳少逸品花寶鑑第二十三回。有蘭保禦侮一條。其智有足多者。然以視小香。固有上下床之別。宋人蔡友古詞有洞仙歌一闕。有繪聲繪影之手。其結句云。我只為相思特來。者度更休推。後回相見。吾嘗見友人慕秋美者。如文園令病消渴。願得金莖仙掌。一滴露。網設鴻離軌。濡雉鷺。狐綏綏。虎眈眈。整冠昧李下之嫌。盜鈴慰桑中之喜。然而鄂君未舉。夫翠被。神君猶隔。夫綃帳。撲朔迷離。是耶非耶。雖自命秦宮。一生花裏活。其如三生石上。無一笑緣何。唐張籍樂府曰。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夫乃歎有情人。都成眷屬之言。此願固未易償也。觀閱既多。受侮不少。鄙人從旁盱衡久之。不忍其詢。乃錄友古詞。書摺疊扇子。貽之見者。莫不絕倒。愛我者。或箴我。奈何作此虐謔。母乃綺語罪過。雖然。區區之心。但祝回頭。敢辭饒舌。歌以評之。評予不顧。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小香與小蟾交最契。丙申秋。小香出敬義堂。方綢繆居室。小蟾適於重陽前有西江之行。眷源堂舍宇器用盡舉。畀小香。今雪香堂中一切位置。皆仍小蟾之舊也。小蟾落籍時。年十五。小香亦十五歲。自立門戶。小蟾不畜弟子。今小香有弟子二人矣。以齒則師徒固相若也。嬉戲跳盪。囂嘩喧呶。無家人禮。如魏叔子所傳萬安。

賣酒者郭節然嘗與友人論之。小蟾如蔣虎臣梁山舟早賦遂初。小香則如侯官老儒食報隔世弱冠巍科出掌文衡文福兼隆殆由天授能使老師宿儒艷說其事。羨極泣下。梨園中又添一段佳話也。

小秀蘭胡姓初字韞香更名香吏春暉堂方三林弟子也以其與小桐同名故僞小以別之。兒遂乃已知名。俯仰身世小桐能不憮然。柳五兒為芙蓉女兒後身此兒髣髴遇之。其人有鸞仙之修整而不勃有冠卿之秀澈而不冷清而和朗而厚置之瑤林琪樹中風骨端凝意態俊爽可稱東海秀影。予昔於看花記中品之曰其姿致如牽牛花牆角籬根娟娟一朵點綴秋光涼翠欲滴秀色可餐如當椎牛行炙之後饜飫肥甘忽進蔬筍一拌入口脆美清快無比。又如妃子酒後啖荔枝過量漿熱體煩得玉魚含唇古間涼沁牙齒頓覺舉體清適如蘇易簡月夜解醒自稱冰壺先生不數金莖解渴是時與香吏殊落落但見其局度安詳不兢不綈不吳不敖謂其得清氣多故其言如此實未足以盡香吏也。宜黃符雪樵於香吏極所醉心始予不謂然久乃信非阿其所好者香吏近學弄筆作小楷畫蘭蕙並有可觀孳孳汲汲如將不及從諸文人問字斷斷如也可云有志之士。

三慶部寓韓家潭春暉堂

秀蓮字花君揚州人。桐仙得意弟子也。光裕堂先有天然天秀不久皆散去。後來者曰三秀。三秀者秀蘭秀芸秀蓮也。秀蓮入門最後而最慧。意態爽闊言笑舉止並皆灑落。無委瑣氣。所般皆小生劇。先是同師者有學漁陽摻搥為禰正平罵阿瞞。伊吾久之。花君從旁竊聽。則已盡得其節拍。揚袍振袂而出。神情態度參以己意。妙合自然。雖素所習不啻也。有傖父撓之不令般演而罷。桐仙乃竭一夜之力。篝燈按譜摹倣為岳雲罵秦檜劇。命名曰快人心。詞曲賓白。科譚繫弄。悉與漁陽摻搥異。非依樣葫蘆也。桐仙以一夕成之。花君即以一夕習之。明日入戲園。登場般演。耳目一新。觀者方嘖嘖歎新劇之妙。不知乃其師徒夜來燈下所為也。是時小桐方久享盛名。而余獨僂許秀芸為後來第一人。固未知花君也。桐仙為覲縷述其事。且乞立傳。是夕張鐙呼酒。命秀蓮奏其伎。曰努力博周郎一顧。將以實吾言之。非謬也。有所譽必有試。桐仙蓋非偶然。因即桐仙所書節略為潤色之。如此。

春臺部寓陝西巷延陵光裕堂天然天秀俱寓春臺部光

裕堂

天然昔在光裕堂。未免恃寵而驕。桐仙亦無如之何。天然頗揮霍。所得金錢輒隨手散盡。其師亦不得稽其出入也。桐仙懲往事。馭小桐輩頗嚴。又有閨人沈二司

錢穀鉤會甚密。故諸小郎殊局蹐。惟待花君多所寬假。起居一切得自如。丈夫愛
憐少子。今亦有然矣。桐仙舉動洒脫。略似魏晉間人。大有王夷甫口不言錢之意。
落拓殊不治家人生產。幾幾乎如絳侯。問刑名不知。錢穀不知。又極慕趙明誠之
為人。欲學其居大學時典衣買書故事。每入琉璃廠肆。所見法書名畫。鐘鼎彝鼎。
雖然滿載以歸。或貨郎負骨董造其家門。意有所向。費輒不貲。不問度支。能給與
否。室中質帖常數十紙。肅霜告寒。光裕堂中諸郎始謀授衣。歲習以為常。曩年在
春臺部十子中。目之曰書獃子。京華塵土。涅而不緇。王茂宏無事舉扇相障。以視
逐金彈工數錢者。相去何可以旬計。然小桐謀脫籍。桐仙居奇貨。昂其直。索八
千金。故事久弗就。而秀芸之歸詠霓堂。小霞亦費千三百緡。余許為後來第一人。
乃贊之。且為屏當部署。乃得成交。云古之人有言曰。惟儉可以養廉。肯哉言乎。

鴻喜字雨香。其師檀天祿。春臺部掌班也。天祿少負盛名。緣事論城旦。歸京師。復理
舊業。得鴻喜。宛轉如意。姿首清灑。而意趣穠郁。如茉莉花。每當夏夜。湘簾不捲。碧紗
四垂。柳梢晴碧。捧出圓月。美人浴罷。攜小蒲葵扇子。著西洋夏布衫。花影滿身。納涼
已足。就由欄花下。設麋鹿竹小榻。八尺紅藤簟。開奩對鏡。重理晚妝。以豆青瓷合裝。